

读图

王梦白《松鹤图》赏析

■ 杨佐

王梦白(1887—1934年),名云,字梦白,号破斋主人,又号彊道人。生于江西丰城,幼时随父母乔迁至浙江衢州。因其住所与三溪接壤,自号彊溪渔隐,即彊道人的来源。幼年在灯笼店、钱庄当学徒,刻苦读书,勤奋作画,称居所为“映雪馆”,又称三衢读画楼。年轻时在上海钱庄当学徒时喜画花鸟画,学习任颐,并受到吴昌硕的指导,画艺提高很快。1919年到北京任司法部录事;1919—1924年间,由陈师曾推荐任北京美术专门学校(北平艺术专科学校)中国画系主任、教授。擅花卉翎毛,喜写生,尤擅画猴。1929年曾赴日本举办个人画展。1934年10月,病逝于天津,享年46岁。

《松鹤图》纵133厘米、横49厘米,立轴,纸本水墨,现藏于凤山书院。画面题跋“甲戌秋日写于锁春楼中,梦白王云”,白文印“梦白之印”,朱文印“梦白”。甲戌年秋日即1934年9月至11月,王梦白先生确切逝世时间是1934年10月,此幅《松鹤图》应该是王梦白46岁人生巅峰之作,也是他书画生涯绝笔之一。

中国画的花鸟画,是以花草树木、禽鱼虫等客观物象作为描绘对象,往往以物喻义,立意关乎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,它不是为了画花鸟而画花鸟,不是照抄自然物象,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、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的表现。它既重视真实,要求花鸟画具有“识夫鸟兽木之名”的认识作用,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,强调其“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”的怡情作用,主张通过花鸟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们的志趣、情操与精神生活,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。松鹤是中国常用的表示吉祥的组合——松,傲霜斗雪、卓然不群,树龄长久,经冬不凋,经常被用来祝寿考、喻长生。鹤,被视为出世之物,高洁清雅,有飘然仙气。人们都希望青春永驻、健康长寿。因此,以青春常驻、健康长寿为题材的吉祥图画,在民间流传相当广泛,《松鹤图》则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之一。细品王梦白创作的

《松鹤图》,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水墨淋漓的元气,画家把现实中自然物象转换为笔墨结构与形式,进行归纳、概括、总结与精神性的处理;可贵的是,画家把自己所见到的物象在经过心灵加工、过滤后,化作笔简墨妙的意识形象。画面的主题是两只丹顶鹤,一只回头顾盼,亭亭玉立,一只仰首唳天、长鸣九皋,声闻于野,两只丹顶鹤栖息于苍松枯藤之间,松与鹤的精神体现着吉祥如意,松的不屈精神、鹤的祥和,与表现人的超然洒脱、吉祥长寿,都在删繁就简之后,成为极单纯、极简练与极平实的“写意”之象。就绘画技巧而言,画家采用多种笔法汇集:粗大的松树主干用侧锋淡墨双勾略加皴擦并配以浓墨点苔,朱砂辅以淡墨的枯藤缠绕,色调与鹤顶红色相呼应,显得苍润而古朴,中锋线条直接写出的松针,充满质感、力感和节奏感,具有书法线条的属性,双鹤则以柔美的淡墨线条中锋双勾出轮廓,用挺劲的浓墨线条画出鹤嘴的角质感,坚韧而犀利,大块浓墨侧锋撇出鹤尾,烘托出画面,生动而洒脱,更为精彩是鹤的腿爪,中锋淡墨直写腿杆至爪部时运笔提按顿挫,爪部筋骨收放有度,结构分明,最后用浓墨点出的鳞片层次,表现出爪部富有弹性的力量感。整幅画面笔法多变、妙趣横生,但画家巧妙的统一,致使画面充满着中国水墨的意蕴和灵气。

王梦白先生家境贫寒,少年出外谋生,青年时代漂泊京城,其画艺在当时的京城鹤立鸡群,但其性格刚正、落拓不羁,年未不惑,却若长髯仙翁,恨恶为仇,每遇伎俩者,君必尽意而骂,骂而不足,必攘臂伸拳,如欲噬之而后快,爱之者称他是“畸于人者侔于天”,骂过比他年长的齐白石,拒绝过徐悲鸿索画,又骂寿余绍宋,得罪的人很多,不重钱财、不畏权贵,最后穷困潦倒,却因为内心郁结而得重病去世。他的一生正如青松一样,破土之初,难免雪压风欺,才子不遇、英雄落难。但他的内心如鹤一样,散发着潇洒出尘的飘逸情怀。

(作者为恭王府博物馆画家)



松鹤图(国画) 王梦白

那方厚实的大地

——陆庆龙作品展序

■ 吴为山

陆庆龙办画展,我是应该为他写几句。

因为他以一颗真诚的心描绘了大地上、阳光下,憨厚、善良、勤劳、纯朴的农民工。那强光下睁不开的双眼,眸子里映着深蓝的天,那老实巴交的嘴,厚厚的唇边带着干裂,微张着,在吮吸泥土的芳馨,那布满老茧的双手紧握着工具,默默地看着夕阳下山……

这些仿佛雕塑的躯体屹立于大地,他们超出地平线,在天空下,诉说着劳动的欢乐……

这些以人为中心的刻画,使得作品亲切感人,水彩、水粉、油画的光色歌颂的是天底下永恒的美。

当然,与此同时,生于苏北平原的陆庆龙,还将月光投向这片深情的大地。在这坦荡无垠的原野,挺拔着白杨,纵横网状的水沟是大地灌溉的脉络。粉绿的油菜、黑灰的土壤带着春天的希望;葱郁的庄稼、如墨的小河,伴着夏云,洋溢着生机;金黄遍地、橙染丛林,天高气爽的秋一片灵明;白雪皑皑,车辙绵延,冬的沉静预示着春耕的农忙……

这,也是我家乡的土地。

勤奋、执着、敏思的陆庆龙运用平涂渐变,底色覆盖,冷暖相间等艺术手法,使得水彩这一画种从轻盈、透明向厚重、凝练的审美转化,非常贴切地表现了苏北大地的人和景。这是可以认得出地名的绘画,所谓“认得出”是指气息、气象。这也是可以呼得出人名的绘画,所谓“呼得出”是指庆龙画出了人的性格,画出了人与人不同的鲜明特征。“认得出”“呼得出”是作者长期深入生活,将自己融入其中的结果,这种似曾相见而又熟悉得像老朋友的真切感受,融汇了作者对生活、对表现对象深深的理解,也体现了作者艺术的提炼,在“类型化”与个性之间的分寸把握,我更为感动的是作者面对普通农民工,既是“平视”,也是“仰视”。他以平常的心、温润的情、写实的基调为他们造像,挖掘出其平凡中的高尚,在同情、歌颂、赞美中描绘出他们的心相。看他画的农民工,我们可以听到其“乡音”的,可以走上去问一声“老乡,你好!”我们也可以见到额上豌豆大的汗珠,向下顺流滴在松软的土地上,握着他们粗大的手,感受到其体温……

农民工,是改革开放后,在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。他们远离了故土,来到城市。新的见识,新的生活,在茫然、希望等复杂情感交织中塑造了自身的性格与品格。他们为新建设出力流汗,暂居都市的角



巴沙姊妹(水粉) 145×160厘米 2015年 中国美术馆藏 陆庆龙

色使他们成为特殊的群体。多年来,他们成为画家、雕塑家表现的题材。有调侃的,有猎奇的,有故作同情的……因此,奇相、怪相被印刻在对农民工的记忆里。近代绘画史上,也有表现普通劳动者的,如司徒乔笔下的《老华工》等,那是带着悲天悯人的情怀,而今天的农民工满怀向着向往和憧憬来到城市,他们的孩子也入了专门的子弟学校,他们看着大楼崛起,劳有所酬……

农民工,应当是美的表现对象!

陆庆龙不为题材而题材,不为流派而流派,不为主义而主义,也不为空泛的理论而作画,他将发自内心的感动、感恩流于笔端,化为阳光下彩色的世界,表现“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”的人群,表现那方厚

实的大地,广袤的苏北大平原。这是他心中的“巴比松”,是理想的乐土。

胸中有人民,笔下有乾坤。

作为国家美术殿堂的中国美术馆,其根本价值取向就是发现人才,弘扬大美,由中国美术馆主办并得到中华艺文基金会支持的学术邀请展,便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开展的。通过作品发现人才,通过培养人才而创造作品,良性循环,促进事业不断发展。

我们恭逢盛世,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如春风,吹拂文艺大地。我们相信,为人民抒怀的作品一定会为时代所点赞!

愿作品中的阳光温暖着我们。

(作者为中国美术馆馆长)

真实的回归

——陈科、刘斌“造型艺术提名展” ■ 王春辰

由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“造型艺术年度提名展”已逾七届,日益成为央美的品牌展览,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关注,影响力远播海内外。“造型艺术提名展”之所以能产生如此热烈的学术关注度,是因为它经过美院学术委员会的评选提名,将央美多年从事造型艺术创作和探索的教师艺术家推荐出来,并在美术馆隆重展示,不仅集中了这些艺术家的面貌和特点,而且放大了他们的艺术亮点。其中,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应忽略:造型艺术提名展放大的是艺术的维度。

在当代丰富多元的艺术生态中,对于艺术的见解是众说纷纭。这样的状态十分有利于开动创想艺术的脑筋,让艺术成为具有独立话语的一种体系和存在。换言之,艺术具有其自身的真实,这是需要艺术家毕其一生所探讨的东西。对于刘斌和陈科两位老师的双个展而言,“真实的回归”就契合了这样的学术理念,也意味着从这个维度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艺术特征和价值。

刘斌在央美壁画系从事教学多年,硕果累累,是学生非常爱戴的老师。他一边教学,一边创作,但投入教学的精力和时间远远多于创作。对此,他没有抱怨,反而因此磨炼了自己对艺术的执着,他不断尝试用不同手法来创作,如他用竹竿做画笔画了很多的巨幅人物肖像。这次个展正好是在他退休之后举办,他说这是一次重新出发、重新上路的象征,让他有一种重新回归艺术的感觉。其实,是他内心对艺术之爱的那份真实,让他在放下以往的教学工作后,要继续向着挚爱的艺术回归;更加投入地置身于艺术创作中,再次唤起生命的创造力,即向着真实的回归,也是向着永恒价值的一种回归。

陈科在雕塑系第二工作室教学,也是十分忘我,但是他的人物造型雕塑以及对材料的娴熟应用都无与伦比,他以自己的艺术心得惠及学生,这是央美的优良教学传统,也是莘莘学子钟情央美的缘由之一,也正是有了

他们,央美的严谨教学与学术传承才可历久弥新。陈科这次的个展集合了他多年教学的成果,也汇聚了他精彩的创作,特别是他新创作了一组群雕,显示了他关注雕塑的表现力以及语言的特质。对于今天的艺术理解与当代理论化的氛围又别有新意和可阐释性,因为雕塑语言的真实是一个历史化的问题,对于现代主义以及当代的观念主义,它都是绕不过去的

一个课题,无论是以哪一种形式或手段来表现雕塑,其真实性都与其语言特质有关。

这两位老师的双个展充分凸显了央美的教学与创作的密切关联性,凡在教学上孜孜以求、重视言传身教的教师,也多在创作上兢兢业业、卓有成果。今天,他们都以真实的回归来直指艺术的当下性课题,也指向作为艺术家应该坚守的立场。他们的各种实

践,始终将艺术与人的真情结合在一起,不仅仅是对艺术的真情,更是对于自己从事的事业的那份真情,亦昭示了他们对人生的真实——也因此赋予艺术以真实。今天,求真的艺术变得稀缺,故此,刘斌和陈科的双个展的意义,预示着在当代艺术史建构中,求真成为一次新的艺术运动。

(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)



七贤士(雕塑) 陈科



天那边(装置) 刘斌